

达知
礼

知书达礼
zhishudali 典藏

WORLD
THE LIBRARY OF CLASSIC LITERATURE

MASTERPIECES



《格言》总编辑李彤倾情推荐

LIBRARY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LIBRARY

【美】奥尔科特◎著

Little Women 小妇人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妇人 / (美) 奥尔科特 (Alcott,L.M.) 著；那兰兰
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2 (2010.7 重印)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80639-317-8

I. 小… II. ①奥…②那…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703 号

书 名：小妇人

作 者：[美]奥尔科特 著

译 者：那兰兰

主 编：崔钟雷

副 主 编：王丽萍 那兰兰

责任编辑：王丹阳 李英文

责任审校：陈大霞

装帧设计：稻草人工作室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15009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0451) 87900345 87900299 87900220 (传真)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25 字数：37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39-317-8

定 价：17.9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格言·世界文学名著精粹

长久以来，外国名著以其多样的题材，精巧的构思，细致生动的笔触，灵动鲜活的角色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在我的青年时代，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成为我枕边案头的亲密伙伴，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令我十分神往，在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相信他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伴随着无数青年走过了他们神采飞扬的花样年华。

外国名著熔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于一炉，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呈现有情世界的动人色彩。它们题材多样而风格迥异，有的笔触细腻，唯美精致，给人以心灵上的愉悦与慰藉；有的激越奔放，充满张力，唤醒人们心底沉睡的力量；有的侧重对历史文化的寻根溯源，展现历史的厚重积淀；有的力求对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的深度剖析，探寻人类心灵的奥秘。一本本魅力四射的名家名作，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物质生活风貌。

这套从诸多外国名著中精心选编的“世界经典名著文库”，囊括了在国际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丛书装帧精美、译文精妙，充分显示出蜚声国际文坛的大师们深厚的写作功底和独

到的写作风格。旨在为读者朋友们打造一个深具异国文化氛围的阅读空间，领略外国名著的艺术魅力，获得高雅的审美享受和人文熏陶，提升文学素养和人生品位。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全部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为本套丛书增色不少。

鉴于外国名著带给我如此愉悦的阅读感受和深远的人生影响，我致力于将本套精品之作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希望能够带给你们更加富有层次的阅读体验。培根曾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希望广大青少年朋友能够登上这艘满载着知识与快乐的希望之舟，遍览国外精品，传承文明薪火，共享经典珍藏。

《格言》总编辑：

李彤



前言

《小妇人》的作者奥尔科特(1832—1888)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杰曼镇,由于少年时期生活拮据,她教过书,当过护士,做过佣人,这些宝贵经历无疑对她的写作生涯大有裨益。成名之后,除了撰写小说和故事之外,她还投身于妇女选举运动和禁酒运动,并为一本儿童刊物做编辑。她的一生都闪耀着自强不息的光芒。

《小妇人》是奥尔科特最著名、最优秀的作品。小说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马奇一家是如何共同面对困难,携手渡过难关的。小说中的四姐妹被“家”紧紧系在一起,然而她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轨迹——美葛为了爱情而甘愿清苦生活;乔为了当作家而奋斗、努力,终于梦想成真;艾梅立志要做品德高尚的人,并与青梅竹马的洛里喜结连理;蓓丝心地善良,但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小说中的四姐妹坚毅、勇敢、自强不息,她们对家庭有着深深的眷恋,对亲人有着无限的关爱,对爱情有着各自的执著。整部小说语言质朴、平实,但浓浓的亲情和暖暖的爱意却满溢其中。

问世以来,《小妇人》曾多次被搬上银屏,并被译成各种文字。似乎每一个少女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并获得生活的动力和战胜困难的勇气。正因如此,这部小说具有了跨历史与跨国界的永恒魅力。

目 录

- | | |
|----------|-----------|
| 007 第一章 | 209 第十三章 |
| 024 第二章 | 229 第十四章 |
| 042 第三章 | 240 第十五章 |
| 056 第四章 | 259 第十六章 |
| 070 第五章 | 276 第十七章 |
| 097 第六章 | 297 第十八章 |
| 122 第七章 | 310 第十九章 |
| 137 第八章 | 327 第二十章 |
| 151 第九章 | 341 第二十一章 |
| 163 第十章 | 358 第二十二章 |
| 175 第十一章 | 373 第二十三章 |
| 191 第十二章 | 391 第二十四章 |





乔躺在地毯上漫不经心地想：“这个圣诞节要是没有礼物，怎么过？”美葛低头看看一身旧衣服，低声嘀咕：“贫穷实在是令人恐慌。”

“看看那些女孩子，有的享受荣华富贵，有些却穷困潦倒，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艾梅气哼哼地说道。

蓓丝不同意她的看法，说：“不过我们至少还有父母姐妹。”

这句话使几个年轻的姑娘快乐起来。炉火照着她们美丽的容颜，格外动人。

乔有些伤感地说：“我们没有父亲，至少将会很长时间没有。”

她话音未落，大家又开始沉默下去。

虽然她没有说“也许会永远没有”，可是人人都将这句话掂量了一遍，一齐想到了远在战场上的父亲。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美葛换个声调说：“你们知道母亲为何建议今年圣诞节不派礼物吗？因为严冬就要来临，而我们的男人却在军营里遭受苦难，我们不该花钱寻乐。”“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但我们可以在这方面作出一点儿小小的牺牲，而且应该作得快快乐乐。可事实上我并不高兴。”美葛摇头晃脑地说。

一想到那些整日渴望的漂亮礼物，她觉得十分遗憾。

“可惜我们只有这么多钱，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每人只有一元钱，送给部队也没多大用。我们不必期待妈妈给我们什么礼物，但是我真的很想买一本《水中的女神》，”乔说，“我原先就想买下那本书。”大家都知道她是个书痴。

“我原打算买些新乐谱。”蓓丝轻轻叹了口气说，声音很低，谁也听不清。“我真的很需要买一盒精致的费伯氏画笔。”艾梅干脆这样说。

“妈妈没提过这钱应该如何花，要是看着我们两手空空，她是不会高兴

的。我们还不如各自买点喜欢的东西庆祝一番。为赚这些钱，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呀！”乔一边大声说，一边蛮有绅士风度地欣赏着自己的鞋跟。

“可不是嘛，几乎每天从早到晚教那些讨厌的小孩，现在多想回家轻松一下！”美葛又开始埋怨。

乔说：“你怎么比得上我辛苦？接连好几个钟头和一个爱挑毛病且神经质的老太婆一起住着，我被使唤得晕头转向，老太婆却永远不会感到满意，把你搞得几乎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或者干脆大哭一场，你会感觉如何？”

“怨天尤人并不好，而我觉得洗碗打扫房子是全世界最令人苦恼的事情。这使我性格暴躁，双手也变得僵直，连琴也弹不了了。”蓓丝面带痛苦地望着自己粗糙的双手，这回每个人都听到了。“我不信有人比我更痛苦，”艾梅叫着，“因为你们都不必去上学。那些女孩子粗俗，如果你不懂功课，她们就让你出洋相，她们笑话你的衣着，家里没有钱要被她们标价，鼻子长得不端正也要遭她们讥讽。”“你是说‘讥谤’吧？别念成‘标价’，好像父亲是个腌菜缸子似的。”乔边笑边纠正。“我知道该怎么说，你不必对此‘冷嘲热讽’，这么说没什么不对，这有助于增加‘字（词）汇’！”艾梅又讥讽着反击。

“别拌嘴了，姑娘们。”美葛说，“乔，难道你不想我们拥有父亲在我们小时候失去的钱吗？哦，要是我们没有烦恼，那一定很幸福啊！我还没忘过去的好时光。”“但前几天你说我们比贵族子弟要幸福，因为他们虽然有钱，却经常明争暗斗，烦恼不休。”“我是这么说过，蓓丝，现在也还是这么认为。可是我们不得不干活，虽然我们可以经常玩耍，如乔所说，是很快活的一伙人。”

“乔总是选用这些粗俗的字眼！”艾梅抨击道，用一种责怪的眼光望着睡在地毯上的长身躯。乔立即坐起来，双手放进衣袋，吹起了口哨。

“别这样，乔，男孩子才这样做。”

“因此我才吹。”

“那些粗鲁、没有礼貌的女孩真惹人讨厌！”“我憎恨那些虚假、矫揉造作的小姑娘！”“小巢里的鸟儿都同意。”蓓丝唱起歌儿，表情幽默有趣。她们两人大声地叫喊，然后相视一笑，停止了拌嘴。

“我说姑娘们，你们都不对，”美葛以姐姐的身份说教，“约瑟芬，你已经



Little Women

长大了，应检点一些，不该再玩男孩子的把戏。如果你还小倒没有什么，但你现在已长得这么高，并且系起了头发，就不能忘了自己是个年轻淑女。”

“我不是！假如系起头发就把我当淑女的话，我就梳两条辫子，直到二十岁！”乔大声叫起来。她扯掉发网，散落一头栗色的长发。“我讨厌长大，得做马奇小姐。我讨厌穿长礼服并故作正经的美丽姑娘。我喜欢男孩子的游戏、男孩子的活儿以及男孩子的气质，可我偏偏是个女孩子，运气实在不好。做不成男孩真让我失望，而现在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糟，因为我多么想跟父亲一起参加战斗，可现在只能呆坐在家中做女工，像个死气沉沉的老太婆！”乔抖动蓝色的军袜，把里头的针弄得不停作响，线团也滚落到一边。

“乔真不幸运，但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你只能把自己的名字改得男子气一些，扮演我们姐妹的哥哥，寻点儿安慰。”蓓丝说着轻抚着乔的脑袋，乔的头发零乱地垂在她的膝上。

美葛接着说：“至于你，艾梅，你太苛求，过于一本正经。你的神态现在看上去挺好，但要是一不小心，将来就会变成个装模作样的小傻瓜。如果不刻意造作，你的言行倒是很优雅的，但是你那些荒唐的言词和乔的傻话却是半斤八两。”

“倘若乔是个假小子，艾梅是个小傻瓜，我是什么？”蓓丝问道。

美葛亲热地答道：“你是个乖宝贝，再没别的。”此话没人反对，因为这位“小胆鼠”是一家人的宠儿。鉴于年轻的读者们喜欢探究“人物相貌”，我不妨借此机会对坐在黄昏的余晖下做针线活儿的四姐妹作一番大概描述。此时屋外的白雪正悄悄撒落，屋内炉火噼啪欢响。旧房子铺着褪了色的地毯，摆设相当简单，却显得十分舒适：墙上挂着几幅雅致的图画，书架上堆满了书本，壁凹窗台上是绽放的菊花和圣诞花，一股宁静、温馨的气氛。老大名叫玛格丽特，芳龄十六，出落得亭亭玉立，格外漂亮。她肌肤雪白，体态丰盈，眼睛很大，甜甜的笑容，棕色秀发又浓又厚，双手白皙，这使她颇为高兴。乔十五岁，身材修长，皮肤黝黑，令人联想到一匹小公马，她好像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她修长的四肢。她嘴角刚毅，鼻子俊俏，灰色的眼睛特别敏锐，似乎能洞察一切，眼神时而炽烈，时而妩媚，时而又像在沉思。一头浓密的长发使她显

得十分美丽，但为了方便，长发通常被她束入发网。她双肩圆润，大手大脚，穿着又宽又大的衣服。她虽然正快速长成一个成熟的女性，心里却非常不愿意，经常流露出这个阶段的女孩所特有的尴尬神情。伊丽莎白，人称蓓丝，十三岁，肤色红润，双眼明亮，秀发润泽。她腼腆、羞怯，神态宁静而深远，父亲称她“小宁静”，此名非她莫属，因为她仿佛独自生活在自己的伊甸园中，只敢出来见见几个最亲最信任的人。艾梅尽管最小，却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起码她自我感觉这样。她长得纤细端庄，肌肤晶莹，一双蓝眼睛，金黄色的长发卷曲着披落肩头，言谈举止真像一个很有风度的年轻女士。关于四姐妹的个性，且待我们慢慢了解。

时钟敲响六下，蓓丝已经打扫完壁炉地面，把一双便鞋放到壁炉上烘干。看到这双旧鞋子，姑娘们想起母亲就要回家了，心情顿时明朗起来，预备出去迎接母亲。美葛点上了灯，停止了训导。艾梅不等人说自己，就离开了安乐椅。乔则坐起来把鞋子挪近火边，一时忘却了疲倦。

“母亲的鞋子太烂了，得换双新的。我想用自己的钱为她买一双。”蓓丝说。

“不，我去买！”艾梅叫道。

“我是老大。”美葛刚开口，就被乔果断地打断了：“鞋子我来买。父亲不在家，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了，父亲对我说过，他不在家的时候要我好好照料母亲。”“依我说应该这么做，”蓓丝说，“我们各自给母亲送件圣诞礼物，我们自己就什么都别要了。”

“这才像你，好妹妹！可是送什么好呢？”乔嚷道。大家各自都认真想了一会儿，美葛盯着自己漂亮的双手，大声宣布道：“我要给母亲买一副漂亮的手套。”“最好送双军鞋！”乔高声说道。

蓓丝说：“我要送些镶边小手帕。”

“我想我会送一小瓶古龙香水。”艾梅接着说，“因为母亲喜欢，而且不是很昂贵，我还可以节约点钱给自己买铅笔。”

美葛问：“我们如何送礼呢？”

“我们把礼物放在桌上，把母亲带进来，让她当着我们的面亲自拆开礼



物。你还记得我们是怎样过生日的吗？”乔回答。

“每当我头戴花冠坐在那张大椅子上，看着你们一个一个上前送上礼物，吻我一下时，心里真是慌得很。虽然我喜欢你们的礼物和亲吻，可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拆开礼物，我就吓得心怦怦直跳。”蓓丝一边烤茶点，一边取暖。“让我们先别告诉母亲，她一定以为我们是为自己预备的，给她一个惊喜。我们明天下午就得去买礼物，美葛，圣诞夜的话剧还有许多事情要准备呢。”乔倒背着手，仰着头，一边思考，一边说。

“演完这出戏，以后我就不演了。我年龄大，该退出了。”对“化装游戏”一直童心未泯的美葛说。

“你不会停止的，我知道，只要你能够披下长发，戴上金纸做的珠宝，身披白长裙缓缓而行，你就不会的。因为你是我们优秀的演员，如果你不演了，那么一切都完了，”乔说，“让我们今晚先演习一下。来，艾梅，先试试晕厥那一场，你演这幕时生硬得像根拨火棍。”

“有什么办法！我从来没见过人晕倒，我也不想像你一样僵硬地摔倒，弄得自己青一块紫一块的。要是我可以轻轻地倒在地上，我就倒下，不然，还不如体面地倒在椅子上。就算雨果真的用枪指着我也是这句话。”艾梅回答。她没有很高的表演天赋，被选派这一角色仅仅是因为她年纪小，碰上歹徒的尖叫声由她发出更让人相信。

“这样表演：两手这样握着，晃晃悠悠地走过房间，疯狂地呼叫：‘救救我！罗德力戈！救救我！’”乔作示范，夸张地尖叫一声，叫人毛骨悚然。艾梅跟着模仿，可是她伸出的双手无比僵硬，发出的叫喊声与情景相差太远。她那一声“啊”，不像是感到恐惧和非常痛苦，倒像是被针戳了一下。乔绝望地叹了一声，美葛放开喉咙尽情大笑，蓓丝看得有趣，把面包也烤糊了。“不可救药！演出时尽力而为吧，假如观众笑你，别怪我。来吧，美葛。”

剩下的事情就非常顺利：唐·佩德罗一口气读完两页向世界挑战的宣言；女巫黑格把满满一锅蟾蜍放在火上炖，妖里妖气地给它们念一道骇人的咒语；罗德力戈扯断锁链，雨果在疯狂的大叫声中被砒霜折磨而死。

美葛说：“这是做得特别好的一次。”当“死去”的反角坐起来揉搓肘

部时。

“乔，你的剧本写得这么好，而且演得如此出色，真是不可想象！你简直是莎士比亚再世！”蓓丝喊道。她坚信姐妹们才华过人，无所不能。

“过奖了，”乔谦虚地回答，“《女巫的咒语，一个歌德式的悲剧》是挺不错的，不过我想演《麦克佩斯》，假如我们能给班柯一扇活地板门的话。我一直想演刺客这一角色。‘我眼前看到的是一把刀吗？’”乔轻声朗读，模仿她所见过的一位著名悲剧演员的动作，转动着眼珠，两手向空中抓去。

“错了，你放上去的不是面包，而是母亲的鞋，这是烧烤叉。蓓丝看入迷了！”美葛叫起来。众姐妹大笑不已，彩排也告结束。

“我的孩子们，什么事让你们这样开心？”门口传来一串快乐的声音，这些演员和观众转过身来，迎接一位高高个儿、充满母性、神情可亲、令人愉快的女士。尽管她的衣着不华丽，但仪态万千。在姐妹们心目中，这位身披灰色外套，头戴一顶过时无边小圆软帽的女士是普天下非常出色的母亲。“小宝贝们，今天过得好吗？我事情繁杂，要准备好明天就得发出的箱子，没能回家吃饭。有人来过吗，蓓丝？你感冒好些没有，美葛？乔，你看上去非常疲惫，来吻我吧，宝贝。”马奇太太慈祥地一一询问，一面换去湿衣物，穿上暖和的拖鞋，坐在安乐椅中，把艾梅拉到膝边，准备享受繁忙的一天中特别幸福的光阴。

姑娘们立刻行动起来，各显神通，尽量把一切都布置得舒适怡人。美葛摆茶桌，乔搬木柴并放椅子，不小心把柴丢落一地，把椅子也打翻，弄得咔嚓直响，蓓丝在客厅和厨房之间匆匆穿梭，忙碌而安详，而艾梅则袖手旁观，发号施令。看到大家都聚到桌边，马奇太太说：“用饭后，我有好东西给你们。”她的脸上有一种非常快乐的神情。

姐妹们脸上马上现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蓓丝顾不上手里拿着的饼干，拍起了手掌，乔把餐巾一抛，嚷道：“信！信！父亲万岁！”

“是的，一封令人欢快的长信。他什么都好，冬天也不会熬得十分苦，我们不用担忧。他祝我们圣诞快乐，万事顺心，并特别问候你们这些姑娘。”马奇太太边说边用手摸着衣袋，好像里头装着珍宝。



“快点吃饭！艾梅，别停下来，弯起你的小手指边吃边傻笑。”乔嚷道，她因为急不可耐地要听信，被茶噎了一口，涂了奶油的面包也掉落到地毯上。蓓丝不再吃了，她默默走到黑暗的屋角坐下，宁静地想着那即将到来的愉悦，直到大家吃完。

“父亲现在已经超过征兵年龄，身体也不适合当兵，我以为他去当随军牧师实在是太好了。”美葛充满热情地说。

乔大声说道：“我真想当个鼓手，也许当个——什么来着？或许去当个护士，这样我就可以在他身边帮忙。”

“睡在帐篷里，吃难以下咽的食物，用大锡杯喝水，这肯定很难受。”艾梅叹息着说。“他什么时候回家，母亲？”蓓丝声音颤抖地问道。

“不出几个月，亲爱的，除非他病倒。他在部队一天就会尽忠职守一天。我们也不会要求他提早一分钟回来。现在来读信吧！”她们都靠近火边，妈妈坐在大椅子上，蓓丝坐在她脚边，美葛和艾梅一边一个靠在椅子扶手上，乔故意靠在背后，这样读到信中动人的地方时别人也不会看到她表情的变化。信，特别是父亲写回家的信，在那种困窘的日子里，经常催人泪下。

但这封信却很少谈及受到的艰难险阻和压抑的乡愁，描述的都是些生动的军营生活、行军状况和部队新闻，读了使人心情激昂，只是在信尾才流露出一颗深沉的慈父爱心以及希望回家和妻女们团圆的愿望。

“献给她们诚挚的爱和热烈的吻。告诉她们我时刻都思念她们，夜夜为她们祈祷，每时每刻都从她们的爱中得到最大的安慰。要见到她们还要等上漫漫的一年，但请提醒她们我可以在等待中工作，不浪费这段难忘的日子。我知道她们不会忘了我的话，做好孩子，本分地做她们该做的事，勇敢地生活、战斗，善于自我控制。等我重返家园的时候，我的四个小姑娘肯定会变得更可爱，更令我感到骄傲。”

读到这段，每个人都在抽泣，乔任由大滴大滴的泪珠从鼻尖滚落下来，艾梅顾不上一头鬈发会被弄乱，把脸埋在妈妈的肩头上，呜呜咽咽地说：“我是个自私的女孩！但我一定全力进取，让父亲高兴。”“我们都会尽力！”美葛哭着说，“我太讲究衣着打扮，而且讨厌工作，以后一定尽量改正。”“我会试

着做个‘小妇人’，就像爸爸总爱这么叫我的那样，改掉粗暴的性格，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不再想一些小事。”乔虽然这样说着，自己却明白要约束自己的性格是十分困难的，简直比在南方打仗还难。

蓓丝没有说话，只是用深蓝色的军袜擦掉眼泪，埋头不停编织。她不浪费一点时间，而是从身边的工作做起，并暗自决定，一定让爸爸回来团聚的时候实现愿望。

沉默了一阵之后，马奇太太首先快乐地开口了：“你们没忘了演《天路历程》时的情形吧？那时候你们还都是些小东西。你们最喜欢我把布袋绑到你们背上做担子，然后给你们帽子、棍子和纸卷，让你们从屋里走到地窖，也就是‘毁灭城’，又再往上直至走到了屋顶，在那里你们可以收获很多好东西，这就是‘天国’了。”“那多有趣啊，尤其是走过狮子群，大战‘地狱魔王’，路过‘妖怪谷’的时候！”乔说。

美葛说：“我喜欢‘包袱掉下来滚到楼梯’这个情节。”

“我最喜欢的是我们走出来，来到平坦的屋顶，屋顶全是鲜花、乔木和美丽的东西，我们站在那里，在阳光照耀下，放声歌唱。”蓓丝微微笑着说，仿佛又回到了那美好的时刻。“我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我挺害怕那个地窖和乌黑的入口，还有就是非常喜欢吃屋顶上的蛋糕和牛奶。如果不是年龄太大，我倒挺想再演一回。”年仅十二但已显得成熟的艾梅开始打算告别童年了。

“演这出戏永远没有年龄之分，亲爱的，其实我们一向都在扮演，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我们重任在肩，道路就在眼前，追求善良、追求幸福的愿望引导我们跨越无数艰难险阻，最后踏入神圣之地——真正的‘天国’。来吧，往天国进发的小旅客们，再来一次吧。不是做戏，而是全心全意地去做，看看爸爸回来时你们走了多远的路。”

“真的吗，妈妈？我们的重任在哪里？”缺乏想象力的小姑娘艾梅问道。

“刚才你们每人都把自己的重担说了出来，只有蓓丝除外。或许她没有哩。”母亲答道。“有呵，我也有。锅、碗、瓶、盆，扫帚抹布，嫉妒有昂贵钢琴的女孩，害怕陌生人，这些都是我的负担。”蓓丝的包袱这样有趣，大家直想笑，不过都没有笑出来，因为这样会大大伤害她的自尊心。



美葛沉思着说：“做这些有什么不好呢？这实际上就是追求善美，只是说法不同罢了，而这个故事可以启发我们，就算我们都有追求善美的心，但因为做起来艰难，我们便又忘掉了，不去尽力而为。”“我们今晚本来处在‘绝望的深渊’，母亲像书中的‘帮助’一样来把我们救了出去，我们应该像基督教徒一样有几本指导手册。这事怎样做才更好呢？”乔得意洋洋地问，她用自己的想象力为共同的任务增加了乐趣。

“圣诞节一早看看你们的枕下，就会找到指导手册了。”马奇太太说。汉娜嬷嬷清理桌子时，大家开始讨论新计划，接着拿出四个装活计的小篮子，姐妹们开始穿针引线，为马奇太太缝制被单。做针线活是个沉闷的活儿，可是今天晚上谁都没有埋怨。她们接受乔的建议，把长长的缝口分为四段，分别称为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这样果然缝得快多了。她们一面缝一面讨论针线穿越的不同国家，这样更觉进展飞快。九点钟的时候大家休息了，先唱歌再去睡觉，像平时那样。家里有架老掉牙的钢琴，除了蓓丝，大家都不怎么会弹。她轻轻触动发黄的琴键，大家和着悠扬的琴声唱了起来。

美葛的嗓音很美妙，像芦笛一样，她和母亲担任这支小演唱队的领唱。艾梅嗓音清脆，如蟋蟀的鸣叫，乔则纵情让歌声在空中飘荡，总是在不适合的时候冒出个颤音或怪叫声来，把最深沉的曲调给破坏掉。自从能够唱歌的那一天起，她们就没有停止演唱“小星星亮晶晶”，现在仍属于保留节目。她们的母亲就具有歌唱家的天赋，在早上唱出云雀一样的歌声，晚上她又用快乐的声音作为一天的终止，姑娘们早已熟识了这支摇篮曲。

天还没有亮，乔已经醒了，这是圣诞节的早上。她看到壁炉边没有挂着袜子，一时很失望。

多年前，她也曾这样失望过。那时她的小袜子因为糖果塞得太满而被挤落在地上。之后她想起母亲的承诺，便默默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果然摸出一本粉红色封面的书。她很熟悉这本书，它记载的是历史上非常优秀的人物的经典故事。乔感到这正是一切踏上漫长征途的朝圣者所需要的指导书。她一声“圣诞快乐”把美葛唤醒，叫她看看枕头下面有什么。

美葛掏出一本绿色封面、带有同样插图的书，母亲在上面题了词，使这

件礼物更加宝贵。不一会儿，蓓丝和艾梅也醒来了，翻寻到各自的小书——一本乳白色，另一本蓝色。在四姐妹激烈的讨论声中，天已经大亮了，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玛格丽特有点儿特别的气质，而且天生温柔善良，很得姐妹们敬重，特别是乔，更是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姐姐，并对她言听计从，因为她无论说什么都是轻言细语的。

美葛看着头发零乱的乔，又看看房子里戴着睡帽的两个脑袋，认真地说：“妹妹们，母亲想要我们珍惜这些书，读好这些书，我们应该马上行动。尽管我们以前做得挺认真，但自从父亲离家后，战乱频繁，许多事我们忘记了。我不管你们怎样，但我要把书搁在这张桌上，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读一点，因为我知道，这样会有好处，它将陪伴我度过每一天。”说完她翻开新书念了起来，乔用胳膊拥着她，与她并肩而读，不安分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安宁。

“美葛真好！来，艾梅，我们一起读吧。我帮你解释生词，我们读不懂的就由她们来讲解好了。”蓓丝轻声说。她被精美的小书和两位姐姐认真的样子深深感动了。“真棒，我的封面是蓝色的。”艾梅说。接下来只有轻轻的翻书声，屋里十分宁静。这时，冬日的阳光悄悄移入屋内，轻轻地抚摸着她们亮丽的头发和严肃的脸庞，向她们致以圣诞节的问候。半小时以后，美葛和乔跑下来，四处找母亲。“天知道母亲哪去了，你们的母亲去看一些讨东西的穷人了，看他们需要什么。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汉娜答道。老嬷嬷自从美葛出生以来就一直和她们一家生活在一起，尽管她是个用人，大家都把她当好朋友。

“我想她很快就会回来，你先煎饼，把一切准备好。”美葛说着把装在篮子里的礼物又瞧了一遍。礼物藏在沙发下面，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咦，艾梅的那瓶古龙水呢？”她接着又问，因为篮子里那个小瓶子不见了。

“她刚才把它拿走了，要系根丝带或者什么小东西。”乔答道。她正在屋子里窜来窜去，要把硬邦邦的军鞋弄得柔些。

“我的手帕漂亮极了，对吧？汉娜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还熨过了，上面的字都是我亲手绣的。”蓓丝说着，骄傲地看着那些她用了好多工夫绣成却不太整齐的字体。

“哎呀！她把‘马奇太太’绣成‘母亲’了，真有趣！”乔拿起一条手帕嚷道。